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九卷一期

2009年6月，頁135～174

社區大學核心理念實踐之探究與檢證

張德永

摘 要

「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從黃武雄所提出的尋求知識解放、建構公民社會發展迄今已逾10年，且其過程已經產生異質化的危機，是以，本研究擬針對核心理念的意義與範圍，以及其在實踐上的現況與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善社區大學發展之建議，在以質的訪談為方法，訪問六位社區大學之倡導者和實務工作者之後，得到四項研究結論：

- 一、對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看法。
- 二、對知識解放及其實踐的看法。
- 三、對公民社會及其實踐的看法。
- 四、核心理念實踐的困境與改善之道。

至於本研究的建議則有五項：

- 一、重塑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
- 二、修正社區大學的課程分類構想。
- 三、研發指導社區大學發展的模式和架構。
- 四、改善社區大學的評鑑方式。
- 五、提升社區大學的研究發展能力。

關鍵詞：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知識解放、公民社會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 本文作者：張德永 玄奘大學成人教育與人力發展系副教授。
- 投稿日期：97年8月21日，接受刊登日期：98年6月6日。

Examining the Core Ideas Practiced in Taiwan's Community Universities

Te-Yung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Adult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unity universities in Taiwan have been found by the core ideas of knowledge liberating and building civil society and have developed over ten years. In the periods of the developing time, some of th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have been distorted by the people who involved in and the problem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core ideas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nd exploring the practice and problems in these sectors.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is interview technique and six people who involved in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re interviewe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 1) Clarifying the contents of the core ideas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 2) Identifying the knowledge liberating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 universities.
- 3) Identifying building civil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 universities.
- 4)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re probed an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Keywords: community university, core ideas, knowledge liberating, civil society

壹、緒論

1998年以來，臺灣社會在知識份子與社會菁英——黃武雄、顧忠華等人所組成的教育和社會改革運動的帶動之下，掀起了革命狂潮式的熱情與理想，並以社區大學運動逐步在各地帶動「公民社會」與「終身學習」的風潮。此後幾年，各縣市民間社團紛紛加入社區大學籌組運動，截至目前為止，全臺已大約成立了八十幾所社區大學。社區大學開啓了臺灣教育與社會改革運動的契機，也帶動了全民終身學習的風氣，它是臺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的一套辦學模式，它結合了高等教育、公民教育、成人教育、社區教育和繼續教育等類型，打破了彼此的界線，鑄鑄出自己的特色（顧忠華，2000）。

社區大學在發展之初所揭示的理想是要達到「知識解放」，並且建構「公民社會」，這些也就是引領社區大學實踐過程中的「核心理念」。誠如黃武雄（2004）所指出的，社區大學有五項主要特質：

- 一、打開公共領域，發展民脈。
- 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進行社會內在反省。
- 三、充實生活內容，建立私領域的價值觀。
- 四、以學員為主，協同經營社區大學。
- 五、緊抓成人學習的特點，著重由問題出發的討論。

核心理念可以說是社區大學之相關計畫與方案實踐的基石，它引導社區大學在非正規教育的軌道上逐步前進，發展出以「學術課程」、「社團活動課程」與「生活藝能課程」為主的課程架構。然而，核心理念如何被理解和詮釋？核心理念又如何被實踐？以及核心理念在實踐的過程中，是否仍然秉持初衷，維持其理念的一貫性？還是出現了異質化的改變？甚至偏離原有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和社區大學原始理念衝突的現象？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根據《終身學習法》，社區大學被定位為「非正規的終身學習機構」，並由地方政府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目前大部分的縣市均採取「公辦民營」的方式，委託民間機構辦理。因此，社區大學承辦團體均以非營利組織的方式進行運作，並結合公私部門各項社區組織與資源，進行有關社區學習活動與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近年來，社區大學的存在和發展飽受質疑，林振春（2001）指出，社區大學包括政治化、市場化、體制化、菁英化與依賴化等五大危機。另外，則有相關學者將社區大學的問題歸納如下（魏銀河，2002）：

一、理想與現實環境的落差：社區大學一方面在定位上有些模糊，另一方面也尚未得到法制上的認可，因此，在理念倡導和實質發展上並不相符合。而參與成人學習的社區大學學員其動機主要是以自我成長居多，至於社區大學標榜的社區意識與公民社會議題，他們未必感興趣。

二、課程規劃與實施比例的走樣：按照社區大學的原先規劃，學術性課程的比例應達三分之一、甚至更高，但是，目前各社區大學的共同危機是特色課程和學術性課程萎縮、社團課程開課比例偏低，而且為了滿足民眾的實用性需求，大量開設具有市場價值的生活藝能性課程，反而導致社區大學走向市場化的危機（林振春，2001）。

三、各校發展理念異質化的危機：由於各社區大學的課程規劃與發展方向深受負責人理念的影響，致使各校在教育宗旨、經營組織、課程規劃等方面顯現出多元性、草根性，並以回應市場經濟的需求為依歸，此種發展方向可以說是脫離了社區大學所揭示的基本核心價值，出現很大的歧異性，此種異質化的現象，說明了社區大學整體發展方向上的危機。

四、學位認證的爭議：社區大學運動的推動者大多主張應該藉由承認學分、發予證書來確立社區大學的法定地位，也就是要將社區大學推向高等教育的制度化發展方向。然而，從參與社區大學學員的調查中顯示，這些學員參與社區大學的動機卻不見得是為學歷。儘管目前政府也訂定了「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制度」，希望將社區大學的學分「合法化」，然而，這樣的發

展應該是漸進的，並且必須有配套措施的，過度追求學位和文憑的結果，可能陷入另一種文憑主義的陷阱之中。基本上，社區大學的推動，其實就是要實現成人終身學習的理想，而文憑的主張也可能開拓另一扇成人學習的窗口。總之，關於文憑如何在成人教育的社區大學中開展的探討，似乎沒有定論。

五、經營遠景的不確定性：社區大學大多採取「公辦民營」的模式，經常面臨經費不充裕和不穩定的窘境，而且因為招標的限制往往會有經營權持續與否的問題，再加上近年來各級政府又藉由評鑑制度來驗收社區大學的辦學績效，更讓社區大學經營的不確定性更為嚴重。

發展已經愈來愈多元和歧異化的社區大學，在諸多民間社團、財團法人、大專院校或高中職推廣教育部門紛紛投入社區大學之開辦後，社區大學的「獨特性理念」也遭受質疑。社區大學開設的三大類課程中，許多科目似乎和坊間的補習班、各級進修補習學校、成人教育班、社教館（現改為生活美學館）、文化中心、鄉鎮市民大學與社區發展協會等社會教育或成人教育機構開辦的課程內涵差不多，社區大學如何能保證在其課程與教學之中展現以上「五大指標」的實踐？不禁令人懷疑。

由上可知，社區大學所面臨的危機乃是相當複雜的，特別是當愈來愈多的成人教育相關機構紛紛投入開設終身學習課程之際，社區大學面臨了成人教育市場的激烈競爭，其所面臨的商業化、市場化的壓力，自是不在話下，而社區大學又有接受政府補助的「庇蔭」，至此，其取得政府公費預算補助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問題，的確值得深入加以討論，此乃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由於社區大學每年都要接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評鑑，因此，其在經費運用效益、課程開設的品質、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專業素養，以及面臨招生市場的競爭等方面，也開始產生了「動搖」的現象，有些人開始質疑社區大學並不能完全秉持其原有的核心價值與辦學理念，社區大學應該要接受更嚴格的檢驗，否則，其「專業性」與「獨創性」何在？

在社區大學每年接受評鑑的主要標準中，就出現了幾項辦學理念的「指

標」，包括（臺北縣教育局，2007）：

- 一、公民意識的培養。
- 二、公共事務的參與。
- 三、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 四、環境生態的維護。
- 五、社區參與認證。

以上這些指標和黃武雄（2000）主張的社區大學理念乍看之下頗為相似，但實質上，卻有某種程度的「落差」，而且在缺乏理性一致的檢核標準之下，有些社區大學負責人和相關行政人員甚至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把和社區大學有關的社區活動、參觀訪問、公共論壇與慈善演出等，「籠統」地歸納到「公共事務參與」的範圍，並將之直接解釋成公民社會的實踐。此觀點正說明了社區大學在現實和理想上的差距，而這也正是社區大學核心價值逐漸被「模糊化」的現象。研究者近年投入各縣市社區大學評鑑工作，發現部分社區大學的主事者和相關教師為了符合評鑑的要求，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料，但卻只是表面的活動陳述或空泛的說明，缺乏理念的整合和真正實踐過程的經驗性資料加以佐證。換言之，這些社區大學主事者與相關教師對於以上問題的看法，有愈來愈擴大或扭曲解釋的情形。是以，面對社區大學發展的「異質化」危機，引發關心社區大學人士的深思，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討，此乃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此外，研究者從國家圖書館的博碩士論文摘要進行檢索之後，發現社區大學的相關研究主題偏向課程、教學、學習需求、學習動機與滿意度等，且大部分的研究均集中在社區大學學員的學習方法、學習需求等現況的分析和調查。基本上，這些研究都集中在功能取向的量化研究方法（張德永、黃芳銘、陳儀蓉，2008），且研究結果幾乎都傾向符應論的觀點，但對於社區大學的真正定位和方向的研究並不多，而且也很難提出一致性的觀點，可以提出對社區大學積極性和具體性的建議改善策略或方案的，更是寥寥無幾。因此，乃激發研究者想進一步研究此問題的興趣，此乃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四項研究目的：

- 一、澄清並探討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意義與範圍。
- 二、分析社區大學在實踐核心理念上的策略或方法。
- 三、探析社區大學在實踐核心理念過程中的困境及挑戰。
-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相關單位推動社區大學之參考。

貳、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首先透過社區大學相關理論與文獻進行分析，以瞭解社區大學在核心理念上的意義、實踐成效與困境，並針對相關問題深入思考後，擬定了訪談大綱，針對社區大學的核心倡導者和實務工作者，分別進行訪談，以瞭解他們對社區大學目前核心理念的觀點是否一致，並分別請教他們對社區大學實踐經驗的看法，以及提供可能突破和落實核心理念的作法。因此，本研究乃採取深度訪談法的方式進行。

所謂深度訪談（interview），乃指訪談者透過開放式問題詢問受訪者，傾聽並記錄他們的回答，並且就所回答的內容繼續追問其他的問題，以探索受訪者深層的內心世界。Mishler（1986）認為，深度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而Minichiello、Aroni、Timewell與Alexander（1996）則將深度訪談定義為：「研究者和資訊提供者重複地面對面接觸（encounter），以瞭解資訊提供者以自己的話對自己的生活、經驗或情境所表達的觀點」。而本研究所採取的深度訪談，意謂著在訪談過程中要尋求深度（deep）的訊息和理解，其意義有四（Johnson, 2002）：（一）真實生活的成員或參與者在每日的活動、事、地等所持有的理解與看法；（二）超越通常常識的解釋及對其他文化形式的理解，目標在探索

潛藏在表層觀點下所蘊藏的意義，以理解該經驗的本質；(三)揭露出我們對普通常識的假設、作法和談論方式；(四)讓我們捕捉及表達對某些活動、事件、文化物件的多元觀點。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考量，乃將研究對象集中在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倡導者，以及北部地區辦學績優的社區大學主管。由於研究時間限制等諸多因素，本研究對象僅選取社區大學理念倡導者兩人、社區大學主管四人，共六人進行訪談。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擬定「社區大學核心理念實踐」之訪談大綱一份，做為訪談之重要參考架構，訪談大綱如下：

(一)您認為社區大學創設的核心理念為何？

(二)您對黃武雄（2000）所提的「知識解放」理念所持看法為何？

(三)您認為目前社區大學在知識解放方面的實踐程度為何？有哪些具體的課程或成果？

(四)您對黃武雄（2000）所提的「公民社會」理念所持看法為何？

(五)您認為目前社區大學在建構公民社會方面的實踐程度為何？有哪些具體的課程或成果？

(六)您認為目前臺灣社區大學在核心理念的實踐上是否都能朝目標邁進？若有，其發展程度如何？若無，其問題何在？如何改善？

參、名詞釋義

一、社區大學

《終身學習法》將社區大學界定為：在正規教育體制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提供社區民眾終身學習活動之教育機構。本研究所指稱的社區大學，係指以知識解放和公民社會實踐為依據的社區大學，其主要課程架構為學術、社團活動與生活藝能等三大類課程。

二、核心理念

是指指引方案計畫實務發展的重要核心思想，在此是指引導社區大學的「知識解放」和「建立公民社會」兩種理念，但是，也涉及這兩個理念所延伸或影響社區大學發展相關的重要概念。

三、公民社會

是指公民在公共領域的具體實踐，在此領域中，民眾可以藉由對話的方式，參與複雜的公共活動，也可以透過各種類型的社區組織，有系統地關心公共事務和影響公共政策。而在社區大學中，主要是透過學術性課程的探討和社團活動等相關課程或活動來實踐公民社會的理念。

四、知識解放

知識是在主體（人）與世界的如此互動中產生的，知識解放在本研究中乃是強調主體性的知識建構過程，它脫離「套裝知識」（客觀化和專業化知識）的框架，直接與人的生活經驗和反省產生交流互動。在社區大學中，主要是透過學術性課程進行深度的討論，以達到知識解放的目的，而社團活動等相關課程或活動也可以輔助學習者的自我反省和轉化，以達到知識解放與

公民社會的實踐。

肆、文獻探討

一、社區大學的發展現況與問題

1998年9月，臺北市文山區成立全臺第一所社區大學，社區大學標舉著教育改革與社會改革的雙重目標，藉由經驗知識的深化與穿透，普及成人教育，讓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完成接軌，直接提升民眾教育與社會生活的品質。此後，歷經近10年的時間，目前全臺各縣市陸續設置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的總數也高達八十四所之多。社區大學的組織編制比較精簡，除了主任、主任秘書之外，通常有規模的社區大學還聘有數位組長或專員，不過，行政人員的人力通常不足，因此，需要一些兼任人員或志工的協助。而為了增進社區大學的民主參與，社區大學通常也都會強調校務會議設置的必要性，另設有教師相關代表會議以及班級代表會議等。至於在課程方面，社區大學主要是以開設學術、社團活動和生活藝能等三大類課程為主，當然也發展特色學程，如現代公民、非營利組織、性別與文化等學程。社區大學的學員主要以女性居多，約佔七成，學員年齡層分布以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最多，學歷以大專程度最多、高中職畢業者次之。在經費方面，主要來源包括有教育部、縣市政府、學員收費，以及其他專案計畫或募款收入等。教育部（2006）為了鼓勵社區大學的設置，訂有獎勵和補助辦法，其評鑑重點包括辦學理念及過去辦學績效、整體發展計畫與階段性發展重點、需求調查與評估作業、課程與師資規劃設計、社區經營與服務方針、組織人力培訓與研究發展規劃、經費概算、社團及志工經營、其他相關活動規劃事宜、前一年度經費使用情形等，並根據每年的評鑑結果決定社區大學的獎補助金額。

綜言之，社區大學的發展特色有以下八項（張德永，2001：13-14）：

（一）反對知識的菁英主義，建立大眾民主參與的學習機制。

- (二)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向全民開放，不設任何限制。
- (三)課程著重全人教育的理念，避免偏見與偏差的教育方式。
- (四)著重博雅人文的教育，排斥人力資本論的教育觀。
- (五)突破傳統教學，強調「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方式。
- (六)從社區出發，注重公私部門的連結，關懷公共事務。
- (七)引導社會善良價值，關懷弱勢族群。
- (八)以教育改革為起點，以社會改革為目標。

社區大學發展迄今，有不少學者以及實務工作者提出了社區大學發展、定位和經營管理等各方面的問題。除了前述林振春（2001）、魏銀河（2002）所提的社區大學所面臨的內外部危機之外，其他學者專家也從不同角度分析社區大學在發展上的問題與困境。

例如：沈宗瑞（2001）首先針對社區大學的發展與定位提出四種類型的認同分類：（一）社區大學是體制外的社會運動與社區改造；（二）社區大學是體制內的民主參與和公民教育；（三）社區大學是生活藝能與補救教育；（四）社區大學是職業訓練或職業教育。沈宗瑞並指出，由於各縣市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環境條件不一，因此，在社區大學這幾種認同型態之間，產生了各種認同相互妥協組合的「變型」，而生活藝能課程遠超過學術與社團活動課程，進而造成社區意識缺乏，乃是各社區大學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顧忠華（2006）指出，社區大學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主要有三個層次：（一）經營面：社區大學由於受到市場化導向的影響，排擠了「理念型導向」社區大學的生存空間；（二）資源面：社區大學由於太依賴外在的公部門資源與其他私部門資源的整合，可能忽略自我資源的開發，影響公民社會理想的實踐；（三）政策面：由於社區大學缺乏法源，無法授予文憑，對臺灣成人高等教育的實現仍然有一段距離。

唐光華（2007）指出，社區大學面臨的嚴峻挑戰有六：（一）定位不明；（二）品質不一；（三）財務拮据；（四）依附性強；（五）研習不足；（六）階級與年齡限制。

根據研究者近年來陸續參與社區大學的實際營運、訪視評鑑、課程規畫與教學工作等各領域的經驗，並針對上述社區大學的研究文獻加以分析之後發現，社區大學所面臨的困境大致可以分為內外兩部分，就內部而言，包括課程規畫、教學實踐、師資養成、行政管理、評鑑要求等面向；就外部而言，包括社大定位、文憑爭議、法令配套、社會認可等面向。茲簡述如下：

(一)社區大學內部的問題與困境

首先在課程方面，目前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等三大分類的方式，本來只是黃武雄的初步看法，但後來卻在社區大學成為不可挑戰的「規條」，辦得好的社區大學可能歸功於這種分類；辦不好的社區大學則可能認為這種分類「束縛」了他們的發展。殊不知，就成人學習的課程規畫而言，社區大學的課程是一種彈性而動態的課程，若動輒把某些課程奉為「聖經」，則可能剛好違反了成人學習原理，也違背了社區大學設置的基本核心理念。由於課程設計的困難性，連帶地，也使教學實踐對很多學術知識工作者或者實務的社區工作者而言，成為一種「成人教育專業」上的一種新的挑戰，因為他們要從各自的專業之外，重新面對「知識」和「人群」，透過教學和學習過程，找回知識的本質與真正的人性，在此一片功利主義和經濟掛帥的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的確是一項艱苦的任務。此外，社區大學發展不到10年之間，家數和經費都不斷地擴充，因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補助款的增加，因此，來自公部門的監督與評鑑就接踵而至，透過理念各異的行政人員和學者專家所進行的社區大學評鑑，雖然看似有一套評鑑的項目及準則，但其實還存有不少認知上的差異。是以，社區大學在行政管理上也開始出現了一些警訊，一方面要重新檢視從核心理念、課程規畫到教學實踐的貫徹與落差，一方面要針對必要的行政與財務管理、人力培訓等進行另外一種專業上的學習。社區大學到底要往何處走？即使是已經參與了10年的社大工作者，也可能繼續在找尋答案。

(二)社區大學外部的問題與困境

社區大學是針對臺灣傳統威權社會的民主改革，也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

經濟之缺失的制衡，因此，某種程度上兼具了教育改革和社會改革的理想性。然而，社區大學到底是「教育機構」還是「社會行動團體」，這就是社區大學定位上的難處；而社區大學到底是「研究發展機構」還是「教育推廣機構」，這也是社區大學多重角色的矛盾。社區大學一方面要從核心價值進行思考，另一方面要回應目前社會對其角色的要求，的確是兩難。就相關法規而言，社區大學也面臨在文憑認可和法規完備上的困境，首先是在《終身學習法》中只有簡單的條文依據，對社區大學在終身學習教育上的具體定位並無完善的立法架構，只是把社區大學視為「正規教育」之外的「非正規教育」或「補充性教育」。其次，社區大學所倡導的知識解放、公民社會和終身學習理念均得到政府與民間單位的肯定，然而，文憑問題牽涉到的教育資源爭議與社會觀念認可，卻始終是一個未定論，社區大學要如何在社會運動和成人教育權兩者之間找尋到一個平衡點，考驗著關心社區大學和從事社區大學理論與實務的各界人士。

二、知識解放的理念與探討

黃武雄（2000）指出：

在社區大學，從事知識解放的意義在於白話知識，把知識重新定位，還給它本來面目，讓人經由社區大學的課程研習，更真實的認識自己，認識世界，認識自己與世界之間的紐帶關係。

他進一步強調，社區大學是要「以重構的知識為基礎」，讓人「從事經驗交流」。

其次，黃武雄（2000）也指出，藉由共讀、思辯、討論、實踐的密集互動，相互教育、相互啓蒙，一方面可以促發人的知性成熟，使人能更真實地面對自己與世界，從而進行社會內在反省，另一方面亦能充實人的生活內容與技能。

黃武雄（2000）在文中也解釋「套裝知識」和「經驗知識」兩者的差異。他認為，套裝知識乃是經過分門化、客觀化、抽象化、系統化、甚至標準化後的知識體系，人們若只學套裝知識，將會使意識趨向工具化，最後使人走向專斷主義，思維變得教條化。對靜態的套裝知識而言，經驗知識相對來說是動態的知識，經驗知識是以學習者為主體，不斷地與學習者的經驗取得共鳴或衝突而發生的知識。而人生產知識、創造知識的活動紀錄，或以問題為中心，讓學習者一步一步地參與知識建構的探索歷程，往往最能吸引學習者投入其間，催化人的知性成熟。

黃泰山（2002）曾討論「知識解放」有所謂的「兩條路線」，其一是黃武雄所指稱的「強調主體性」的知識解放，其二則是林孝信（2000）所主張的「階級自覺的」知識解放。黃泰山認為，在黃武雄的知識解放觀點中，問題的提出是基於主體的生活經驗及其關懷，而問題的解答則是一連串主體間的互動論辯。所謂的論辯，即主體經驗的互相穿透、萃取、抽象、組合等，因此，知識是和主體的關懷相連結且緊密扣連著主體的經驗。黃泰山也指出，黃武雄認為知識被系統化成套裝知識時可能產生四個問題：（一）知識同主體的關懷分離；（二）知識同主體的經驗脫離；（三）主體被單向度化；（四）知識被工具化。因此，黃武雄的知識解放主張是讓知識的建構回復到主體自主性、互動性的方式，以及回復到本來的面貌。黃泰山接著提出林孝信的知識解放觀點做為比較，他指出，林孝信認為知識本身具有束縛性與解放性，亦即可以是維護既有體制的保守力量，也可以是挑戰體制的解放力量。換句話說，林孝信指的知識保守與解放的對立統一，說明了知識辯證發展的過程，也是一種「知識的異化」。保守的知識總是維護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關係，解放的知識則企圖將人從不平等中解放出來。但是，要如何解放呢？林孝信（2000）提出「自覺」的概念，也就是讓被壓迫者認識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並有意願、有能力改變目前既存的社會體制，將自己從不平等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此，知識解放的目的是「被壓迫者的自覺」，以及「被壓迫者的賦權」（empowerment）。

綜言之，黃武雄與林孝信都強調知識解放的雙重目標——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也就是透過一種有別於主流知識、套裝知識的知識建構過程（教育改造），來達成突破社會種種不平等的束縛（社會改造）。知識解放是要藉由類似通識教育的學術性課程，開始讓學員討論、共讀、辯論、思考、甚至產生行動的改變與轉化。然而，知識解放如何藉由社區大學的課程或教學來實踐，卻是一個可能被過度簡化的議題。黃武雄獨鍾於學術課程的批判反思，林孝信卻較偏向於社會運動的操作方向，兩者都寄望於社區大學能夠在學術或社團課程的「套裝課程」中去實踐知識解放，但對知識的內涵以及知識解放的方法卻探討得不夠深入和詳盡。

三、公民社會的理念與探討

黃武雄（2008）在其〈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一文中，非常清楚地指出，他所倡議的社區大學乃是基於臺灣社會解嚴以後的需要，特別是社會力的誕生，民主素養需要提升，因此，如何藉由社會運動、文化運動來帶動公民參與的行為，乃成為黃武雄主張的中心議題。黃武雄也進一步指出，臺灣社會的民主要深化必須透過三個途徑：一是對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也就是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二是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三是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對人民思維的壟斷。綜言之，黃武雄認為只有公民投票、社會學習和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才能提升。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念起源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的西方政治哲學理論傳統。近年來，學者Taylor指出，公民社會乃是能在公共領域中動員成員的共同意志，進而有效地影響或決定國家政策的方向。所謂公共領域，意指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在該領域中，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就大家共同關心的公共事務進行詳盡的辯論與討論，並形成被大家共同承認的意志，也就是公共輿論。而社會組織的自律自主性和公共輿論的存在，揭示了近代公民社會中批判的公共性。因此，公民社會關注的焦點放在人民的

公民角色、公民參與及公共領域範圍的論述上（引自吳維寧，2000；陳忠信，1999）。

公民社會是一個在經濟和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由私密領域（如家庭）、結社領域（如志願性社團）、社會運動和公共溝通形式所構成。O'Connell（1999）指出，公民社會好像是「我們看不見的巨人」，而公民社會總是環繞在志願組織、非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的運作之中。因此，在公民社會之中，除了重視個人生活的重要性之外，也要強調個人與周遭生活環境互動的影響，包括鄰里、協會、基金會、俱樂部、醫院與地方政府等，因為以上組織和社團彼此之間的互動將有助於提升個人生活品質，以及倡導社會的善良風氣。總之，O'Connell認為，公民社會的構成要素有五：（一）個人；（二）社區；（三）民主政府；（四）商業；（五）志願性組織（引自游欣儀，2003）。

顧忠華（1997）將公民社會簡單定義為，「一群有自治能力的人，有機會能自發地組織起來，以表達公眾的價值訴求和主導公共事務的處理取向」。

許文傑（1999）認為，公民社會係指一個社會的公民明確地認知自己在社會中的義務與權利後，產生個人與個人、個人與整體間的共同意識，且積極、主動地參與公共利益的行動。

江明修與陳定銘（2001）認為，公民社會是公民在公共領域中的展現，在此領域中，民眾可透過對話方式參與政治（或公共）活動，扮演政府參與者和監督者的角色，並體認參與公共政策並非是強迫性的，而是出於個人自主權的發揮與展現對社會關懷的責任。

談到公民社會的問題，更具體就是要看到民眾成爲一種公民的具體素養和行爲，因此一般都會提到「公民資格」（citizenship）。Marshall（1992）將公民資格分成三種型態：一是公民權利、二是政治權利、三是社會權利，而他進一步指出公民資格乃是來自於公民參與而產生共同擁有的權利（引自陳定銘，2001）。

而梅高文（1995）則將公民資格的基本特質歸納如下：

（一）權力的平等擁有：個人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地位與自由的選擇，且藉由政治權的運作來監督行政績效和影響公共政策。

（二）自主性：公民依個人自由意志而行動。

（三）道德性：公民必須重視公共利益與立國精神，強調道德責任。

（四）友愛：政治社群成員與公民之間，存在的友誼是一種「和諧」的關係，可藉以凝聚成員的感情，進而加強社區的團結與合作。

（五）判斷力：公民必須具備道德的判斷力，才能判斷公共政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並且符合憲法與立國精神。

（六）參與性：公民認知到主動參與，有助於公共事務的有效性，且可藉由行動與對話的過程，培養社區意識與情感。

張秀雄（1999）則將公民資格界定為四種：

（一）自由主義的公民資格觀：重視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是激發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

（二）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資格觀：注重國家整體利益及公民德行的實踐，故可矯正社會中過分追求私利的風氣。

（三）社群主義的公民資格觀：強調對社群的認同感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因此相當符合現今臺灣社區大學發展的需求。

（四）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資格觀：主張正視社會的異質性與保障弱勢族群的權益，其訴求之精神亦為當前社會所應接納之重要觀念。

綜言之，公民社會的實踐是一項重要的社會細部工程，不僅需要像社區大學這樣的組織扮演公私部門資源整合與社區參與、社區關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在培養社區大學的學員在知識反思和社區參與的過程中，開始實踐公民社會的理念，成為具有公民社會素養的公民。然而，社區大學的公民社會實踐，不應該僅僅是「公共論壇」的表述，以及某些公共性議題的「討論」或社團參與而已，它應該發展出深化的公共意識與公民行動。

伍、質的訪談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本質與轉變

核心理念是社區大學創立的根本基礎，也是社區大學之所以和「大學」及「社區」進行區隔的主要特色。然而，核心理念的本質為何？內涵為何？核心理念是否自始至終都得到社區大學工作者衷心的擁護和參與者的共識？這些都左右了社區大學的經營走向，也影響社區大學的定位和永續發展。受訪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社區大學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很根本的價值，就是它很貼近我們臺灣社會的民間，而且整個社區大學在課程設計，或者是班級的經營，或者是老師的經營，只要是所有的任何事情，社區大學都會做所謂的「弱勢培力」這一塊，那第二個很大的一塊就是說，我覺得臺灣社會的人民其實是很需要公民素養的。(A1)

社大有三個特性，一個是「貼近民間社會」、一個是「弱勢的培力」、一個是所謂的「公民社會的參與跟關心」。(A1)

社大核心理念可以更開放多元的開展，社大先有原始理念，後來加入其他理念，現在則受到外部政治經濟影響的因素。(A2)

黃武雄老師最早提的並沒有那麼豐富，林孝信老師提到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應該指的是知識解放和社會(社區)改造。(A4)

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是指知識解放和公民社會參與和公民素養提升。而蔡傳暉老師比較不提解放跟改造，而只是著重在參與。(A6)

社大核心理念的執行階段上有其困難性，以致於因為執行其他任務而使核心理念的優先性被忽略了。(A6)

目前部分社大因為少數經費就要做起來，而當初我們有討論社大的最適

規模，這反而是比較重要的。社大之所以無法繼續，是因為制度上的問題，包括資源、人力、教育訓練，也就是人力資源的管理。在我看來，是資源的問題，比較不是理念的問題。（A6）

大部分受訪者均認同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主要是以黃武雄的「尋求知識解放」和「建立公民社會」為基礎，不過，他們也都認為社區大學的核心人士和參與者也融入了一些補充性的看法，包括「對弱勢團體的培力和關懷照顧」，以及「社區的參與和改造」等。可見，受訪者認為核心理念是可以朝向開放多元的方向開展的。

受訪者指出，社區大學的設置理念主要是知識解放和建立公民社會兩者，但也接受一些次要理念的融入。受訪者對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看法雖有些微的差異，但總不影響社區大學的本質，其貼近民間社會的需求，以及走進社區、融入社區的特性，是很少民間社團可以取代的。

受訪者也認為，核心理念是社區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區隔的主要特質，也是社區大學持續發展下去的支柱；而核心理念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會因為後續參與者的觀念和行動產生一些改變，甚至會受到政治經濟等外在環境的影響，例如：部分社區大學目前在定位和發展方向上有所偏離，可能是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事實上，包括縣市政府的行政規畫與輔導管理、市場需求、經費資源不足和專業人力的不穩定等，都足以左右社區大學的發展方向。

社區大學在發展過程中能在核心理念上堅持和採取開放多元性，本是其優點，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由於組織的過度擴張，在內部和外在環境方面似乎存在著一些隱憂，包括人員的專業性不足、師資難以培養、經費有限、法令不足、民間非營利社團之間的不良競爭、非營利社團的資源整合不足，以及行政和評鑑的層層科層管制等，均讓社區大學的發展出現嚴重危機，而這也符應了前述文獻中所提的社區大學所面臨的各種理論和實踐上的落差。然而，如何一方面堅持原始理念，一方面接納不同意識型態或發展類

型之社區大學，乃是臺灣社區大學在發展上的一大挑戰。

二、知識解放

(一)知識的本質和內涵

知識的本質是什麼？知識如何產生？知識如何傳遞和分享？這些問題都是社區大學在推動成人學習上的重要性議題，唯有瞭解知識的本質、內涵以及價值，才會進一步在知識的分享和應用中建立人與知識的關係。受訪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很多知識是從真實世界發展出來的，當你去學這些東西的時候，才會去思考這些根本的問題，這時候，人存在的意義才會浮現。(A3)

大部分黏附在生命的東西，那些真正的是什麼東西，都不是在學校學到的，我和我周遭朋友的經驗大體都是這樣。一般來講，你學的東西都是受到一些「點的啟發」，那東西對你有意義，比如有一天你聽到女性主義、基因突變、時空是相對的、微積分等，微積分一開始很模糊，也是人講了一些之後，讓你得到啟發，你就精通了。點的啟發讓你問問題，開始閱讀，點跟點之間透過討論、推論連結在一起，最後你就開始推廣到面，你就會觸類旁通。我覺得人真正學到東西都是自學而來的，你面對自己，然後開始找資料，你看了，你想了。(A3)

他有一個批判的能力，然後有一個挑戰知識的權威，然後從經驗中學習的那種知識。(A2)

目前知識朝向私有化，社區大學要解放知識，也就是要反對知識私有化，目前在全球化浪潮之下，知識財產權被某些人壟斷，成為私有化，藉由社區大學的知識解放，就是要避免知識的私有化。(A4)

所謂知識解放，是指將知識變成一種能力。如果一門課程只侷限在知識的傳授，而沒有思考到如何把這些知識和人類當前的生活扣連，進而讓這些知識對生活產生一種質變，那麼，這種知識是一種純知識，也是一

種死知識。從社區大學的標準來看，這就不是一門好課程。(A5)

我覺得知識解放比較傾向是在協助弱勢上，可能會比較有價值一點，其實在大學也通，大學老師也在做知識解放的工作，老師要對學生給予教導，知識解放要放在對象上，才能稱得上解放。(A6)

受訪者認為，知識基本上是從生活中的真實世界所產生的，尤其是從每個人的兒童生活經驗中就開始了，它是以人為本的，而人思考的過程本身就會展現人類存在的意義。而知識的學習是從學習者的角度來思考的，從點到面、面到線，可以連成系統化的知識。社區大學所強調的「生活經驗」知識，就是企圖將知識回歸給一般的民眾，而避免以「套裝知識」將學習過度理論化，甚至脫離人的生活環境。目前社區大學所開設的一些學術性課程，例如：科普知識、環保知識等，就展現了這種特性。

當然，知識非常重要是要破除權威的概念，強調師生之間的學習是不平等的，以及弱勢者的培力，因此，知識是反對私有化和壟斷的，唯有如此，才能讓弱勢者有平等的機會。

(二)知識解放的方法與實踐

知識是和人類的的生活牽連在一起的，因此，知識的解放需要講求方法與技巧，更重要的是，要在社區大學的相關課程及教學過程中逐步地實踐。受訪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你不必說永遠都是專家在討論，你可以自己去參與、甚至去學習、去請教，你要有學習的方法，很多社大都還蠻仰賴老師，這段期間其實發展出來助教、或者是小老師，後來喊出「庶民可以變成老師」，可以從助教變老師，讓老師能夠跟你一起來學習。(A1)

「知識的分享」，然後，他的知識不是只有從老師的權威就直接對應到學生，它中間可能還有助教群，然後學生很容易藉由這種經驗知識的省思，然後共同討論，然後最後從經驗知識轉化成為……，他也能夠成為

一個知識分享者、甚至成為一個老師。(A2)

我們不能說一般民眾沒有知識，他其實是需要一個看待事情的時候有判斷的能力，我們要給予他們的法門就是說討論方法，譬如在學院裡面，我們常常會辦一些所謂的seminar，我們會這樣討論，可是，這樣的習慣好像還是被綁在學術界嘛！我覺得這樣討論的習慣，我覺得所謂的解放，好像有一點像是一種方法論的分享，而不是說你要這樣子、這些東西你要知道，不是，我覺得這是方法論。(A1)

甚至「提問題」都是一個藝術，所以我覺得在學習的方法上，社大也應該要一個環境讓成人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做這樣的事，讓他們有這樣的經驗，甚至他們在社會上有這些經驗，甚至他家庭的經驗。(A1)

比如說我們來教外籍配偶，會說中文跟會教中文是兩回事，這是方法的問題。方法是跟人在一起的，它不是死的。(A6)

我覺得在解放上，主要是方法論，主要是他們對自己提的問題啊！批判啊！對學習過程的體認。(A1)

早期培訓志工是比較傳統的方式，甚至我們一開始培訓志工，我們反而要是知識型的志工，而是要你在整個服務的過程中能夠學習，學習之後再來服務，也就是你學習的東西用來服務。(A1)

接下來，我們的志工到最後脾味會被養得很大，那接下來的階段你要我們學什麼？如果沒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怪怪的……。所以，我們也是在研究、執行、測試，然後回饋，然後再做研究。(A1)

社區大學提供的是一個討論的空間、閱讀的場域，大家去思考、一同去討論，講師並非無所不能，若能如此，學術課程在社大發展並非很困難。人若有把這些東西拼湊起來，還是要一些套裝知識。(A3)

訪視過程中，○○社大對此課程的介紹如下：「創造，其實是一連串對話、檢視、並與人分享的揭露過程。所以，不論是學術課、或是藝能課，都會有這樣的歷程。只是一般創造的課程會有『具象的作品』呈現。但是，他們同樣都需要引導學員，與講師所準備的知識來相互對

話、反省，才會讓人把知識分解，納入自己的理解系統，成為自己的一部份……」。(A5)

知識解放要以弱勢為優先、以社區為優先，因為整個公民社會的重點是知識的普及，大家漸漸有深刻的知識跟文化的背景，知道怎樣跟人家溝通，知道如何處理包括自己和他們的問題，甚至產生所謂的「利他主義」。(A6)

知識解放是一種知識分享和接受的過程，要比較強調「方法」的技術，它需要透過教師或助教，藉由知識的解構、詮釋或轉譯，分享給需要的人，因此，共讀、討論和反思是必要的過程之一，而學習者要學會勇敢地「提問題」，透過批判和質疑，和知識產生互動。

目前社區大學開設不少針對弱勢者的進修課程（有的是免學分課程），包括識字教育、社區營造、志工培訓等課程，主要對象是學生、平民大眾以及其他弱勢者（包括新移民、原住民等），這就是一種「階級的自覺」以及「被壓迫者的賦權」之過程。至於知識解放的原則，一方面要掌握閱讀、討論、推論、綜合、歸納的程序，另一方面也要兼顧批判、反思、質疑、挑戰，以及增權賦能（培力）的作法。換言之，也就是要藉由社區大學提供給弱勢者學習的空間，讓他們懂得知、行、思，並達到一種階級改變與「轉換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的效果。

受訪者認為，知識解放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打破專家主義，因此，目的在激發學習者主動學習的精神，使學習者能夠主動參與、學習、對談與反省，當然，也要重視深度討論和提問的技巧與訓練，使學習者勇於表達、勇於回饋，以便從知性對話中激盪出「智慧的火花」，而這樣的方式乃是使經驗知識系統化的過程，其中的關鍵角色就是擔任助教的轉譯者。但是，社區大學不強調學術的專家師資和權威性，認為只要有專長的人士，只要願意教，人人都可以有機會成為教師，也就是一種打破階級的平等學習方式。只不過，「教學」還是某種程度的「專業」，對想成為轉譯者的教師來說，也

許還要有更多的成長與轉化學習的過程。

因此，受訪者認為，在社區大學即使是志工的培訓，也有別於傳統的「勞力型」志工，而應是一種「知識型」志工的養成訓練。也有受訪者指出，知識解放在社區大學中可以展現成人的創造性智慧，藉由知識解放的過程，社區大學好像在扮演知識與人力培訓之研究發展的角色。而知識解放在社區大學之中，也和公民社會的理念是相互融通的，因此，必須考慮弱勢優先、社區優先，以及基於利他主義的精神。其實社區大學在志工培訓的過程中，也就是一種人力培訓的過程，因此，必須能掌握研究、執行、測試和回饋等四大步驟，以瞭解在實務中培養的師資是否成功。

(三)知識解放的困境與改進建議

知識解放是社區大學非常重視的核心理念之一，但從社區大學的課程設計、教學過程到活動參與，無一不涉及知識解放的操作困境，社區大學教師到底應該如何教？社區大學學生到底應該如何學呢？受訪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我想這些年，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學術課程的消失，這是不得已的，很多朋友想挽回這些課程，因為整個主流價值的認知不一樣，一般來講，其實我們沒有這個環境。(A3)

那「知識解放」走到今天有很多困難包括內外，包括師資取得的困難、社大也不發給學位、師資能不能掌握社大的精神、能不能將套裝知識經驗化，這些都是很困難的問題。把知識經驗化解釋太多的套裝東西要做到知識解放的確很困難，包括你要對它非常精通，要有「轉譯」的能力，這是很困難的。我有一個想法，我的「知識經驗化」並不是限制在那樣一個意義，我的知識經驗化乃是從我們是一個「學習者」的角度想起，而不是從我們讀過這些書，怎樣把它解構，然後再重構，解構再重構這個很困難，要把「套裝知識經驗化」，這個的確很困難。(A3)

關於知識解放當初我們有提出一些「轉譯」的模型，邀請一些自由主義

的大學教授到社大來上課，但是，社大在這方面的實驗是成效不佳的。

(A6)

這中間可以包括三層最左邊是大學教授、中間是社大的工作人員和一些NPO的工作者，右邊是一般民眾。教授和民眾直接對話的可能性蠻低的，社大透過NPO和大學教授溝通，和大學老師互動得到的啟蒙、啟發、方法和知識，藉由NPO工作者轉譯，再傳達給民眾，才不會和理論及實踐知識脫離太遠。(A6)

一些民間匠師在參與社大的過程中，雖然他們有良好精湛的技藝，可是，他們卻無法教學，把他們所具有的知識技能分享出去。(A6)

知識解放這幾年來在社區大學的發展我覺得還算成功，可是這個很難，甚至不會被評鑑看出來這是我還蠻擔憂的。(A6)

轉譯(對話)會涉及到教育背景和知識階級等問題，轉譯是雙向的，需要第一線民眾的回饋，而這種轉譯也需要社區工作者給予協助。

(A6)

知識解放要回到知識的本身，包括黃武雄老師所說的「套裝的」跟「經驗的」，有一些「在地的」(鄉土的)，還有一些民眾在生活上的一些知識，我覺得知識解放也要有方法。社大部分人對成教學者採敵對態度，這是不恰當的，因為成教學者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A6)

社區大學在知識解放的實踐上，面臨很多困境，最重要的是找不到具有轉譯能力的師資，不管是大學教師也好、民間藝師也好，似乎都很難掌握社大的精髓，也很難具備能完全將「套裝知識」轉譯成「經驗知識」的功力，因此，社區大學在這方面的實驗結果，大部分是成效不佳的。綜言之，社區大學要達到知識解放的困難因素在於：1.師資難覓；2.師資素質難以掌握；3.知識轉譯本身的困難度。

因此，這些知識解放的轉譯工作需要藉由助教群、行政人員或者NPO社群的人士來協助，讓知識的供給雙方有一個溝通學習的平台。一邊是比較認

同社區大學理念的自由主義思想之大學教授，一邊是一般平民大眾，而中間的關鍵者就是以上的轉譯者，三者的互動和溝通型態形成了「知識解放的轉譯模式」。

知識解放是一種知識大眾化、普及化的「解譯」過程，也是一種知識的省思、對話與學習過程，這種轉譯過程先要確定打破知識階級化的鴻溝，充分利用成人學習的理論和方法，讓生活經驗透過人際對話產生知識的重組。社區大學在推動知識解放的過程之中，除了要掌握經驗知識的內涵之外，更要重視知識發掘、統合、儲存和分享的方法，也就是要充分運用知識管理技術，才能提升社區大學的知識解放程度。目前社區大學還在知識轉譯的初級階段，師資和人力的培養已經有一些基礎性規模，課程的發展尚無法統整和延續，接下去的問題是如何將師資與人力資源素質更加提升、使課程規畫更加系統化、組織化，並且在網路資訊平臺與田野或社會調查調查方法上更加突破，以建立社區大學知識解放的新興實踐社群。

然而，非常弔詭的是，由於某些評鑑的誤用，或者社區大學實務工作者的「扭曲」，可能導致「假性」的學術性課程被過度膨脹和某些一般性的社團課程可能被過度誇張為具有「公共性」的課程，形成某些社區大學在課程規畫上流於形式主義的弊端，這點必須加以重視和改善。

綜言之，知識解放在本質和理念上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社區大學的實踐方法和學習過程上，確實得要借助於諸多成人教育學的理論基礎，方不致出現知識的異化或教條化現象。成人教育學者Jarvis提出「經驗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Knowles提出過「自我導向學習理論」(Self-directed learning theory)、Freire提出「對話教育理論」(Dialogical education theory)，以及Mezirow提出「轉化學習理論」(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等(王秋絨，1990；邱天助，1992；張德永，2005)，都肯定了成人學習中經驗反思的重要性，當然，也發展出如何進行對話的技巧與操作方法，社區大學的學習的確是要藉由田野的調查開始，從生活中的問題出發，從觀察、傾聽、質疑、反省、批判到行動聯盟，

這些過程可說是缺一不可。

三、建立公民社會

(一)公民社會的定義與範圍

何謂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重要性及範圍為何？這些都是社區大學在實踐過程中需要時常拿出來討論的議題。受訪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談到公民社會，如果按照西方社會的原型，我覺得它還蠻清楚的，像草根精神、參與跟責任、從下到上的基本精神、審議式民主，這些也好像公民社會的方法，其實也都一樣，在西方可能行之有年，在臺灣社會可能還很新。(A6)

像審議式民主、社區環保、資訊公民、公民美學、環境生態等，都是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實踐。(A6)

其實就是黃武雄教授所講的，他的核心理念最主要就是兩個，一個是知識解放、一個是建立公民社會，其實公民社會的範圍可以說從國內的公共事務與到國際參與，這樣也都可以說講得通，甚至剛剛已經有提到的NPO或者第三部門整個更積極的來參與，像這樣社區大學在這個面向有這樣的突破，那當然是很好的思考。(A2)

受訪者認為，公民社會的意義乃在強調民主、參與、由下而上的精神，以及公共議題的討論與關心，藉由NPO組織和志工社團的投入，可以關心和投入社區環保、資訊、藝術等各類議題，也可以關心和參與國際性的相關議題。總之，公民社會建構一個跨出私領域的個人情懷與行動精神，關心團體、組織和社區的種種事務，其範圍似乎包羅萬象，只要基於公共的利益，都可以涵蓋在內，並且沒有國內外之別。

社區大學所倡導的公民社會理念一方面是要打破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弊病，另一方面也要監督政府公部門的政策，消除科層官僚體制的缺失，更重

要的是藉由志願主義和社區主義的實踐，展現以人為本的全民公共意識與公共參與。

社區大學目前所推動的環保、生態、社區營造、新移民教育、婦女成長、高齡學習、志工培訓，以及相關弱勢培力議題或工作坊等，可以說充分展現了公民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張秀雄，1999）的公民資格教育，並且充分符應了社區大學建構公民社會的核心理念與價值。

（二）公民社會的方法與實踐

公民社會的實踐在社區大學首先重視的是如何從私領域的生活擴充到公領域的關懷，而大部分的社區大學都會以「公共論壇」做為其推動公民社會的重要手段之一。受訪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就像最近的環保議題、蘇花高的議題、全球暖化的議題，或是老人的議題等，其實就在我們周邊環境和社區裡面，一般人民都不曉得這些其實跟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可是，社區大學在臺灣社會裡面補足了這個大缺口。（A1）

社大要發展要有空間，社大要有聲音，不僅要讓社大生存，也要建立公民社會，社會價值扭曲、混沌不明，社大要對社會「公開發聲」，針對公共議題加以討論，如藍綠問題，大家不敢講真話，罵這邊、罵那邊都左右為難，有點「投鼠忌器」，還有不敢讚揚別人，讚揚這邊怕得罪那邊，讚揚那邊怕得罪這邊。要建立人民的自主性、自主性，公民的主體性，我們要「就事論事」，若能如此，我們才能走在前面，帶領政治人物趨向公共利益。（A3）

公民社會不是把希望寄託給某一位政治人物，以為投票給他了，臺灣問題就會改善了，問題的改善在於每一個個人，而不是社區的寡頭，社大和社區的問題也一樣。（A6）

社大為何要弱勢優先，就是要讓他們有知識，他們才能夠參與到社區，

因為我覺得他們要有足夠的知識才能夠參與。(A6)

社區大學在整個社區的經驗是和社區建立互信。(A4)

公民社會是民主時代對抗國家集權和個人無力感的重要理念，因此，透過社群的參與、串連和行動，關心社區的公共性議題，可以改善我們社區生活的品質。而參與的過程需要先有基本的知識，接著是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學會客觀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並透過社團組織的互動、互信與合作過程，完成公共議題的論述和公共環境空間的改善。

社區大學在建構公民社會中扮演了論壇者以及輿論主導者的地位，社區大學基於在地的特質，首先要掌握和社區互動的機會，並針對社區和公共利益相關的主題，主動地「公開發聲」，也就是扮演公共論壇的溝通平臺，激發大家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和參與，甚至針對社區弱勢者的保護採取積極的行動。

各社區大學在規畫公民社會理念的課程方面已經逐漸開展出一些績效，除了公共論壇和固定講座之外，也藉由成立各種志願服務、社區營造和弱勢關懷的社團，從教室內的工作坊走到社區主動進行關懷和議題倡導，例如：早期文山社大的公民會館工作坊、青草湖社區大學的木造社等，都對公部門的建築空間利用和文史保存提供了不少珍貴的貢獻(張德永，2001)，當然也開拓了許多社區網絡的關係，以及互信和互惠的基礎，無形中也建構了不少社會資本(張德永、黃芳銘、陳儀蓉，2008)。

社區大學的公民社會實踐方法是多元的，包括從靜態的議題探討到動態的社區行動，以及從溫和的社會運動到激進的社會改革，因此，如何藉由意識的喚起到組織的結盟、如何從理念的倡導到公共論述空間的形成等，都成為社區大學需要努力的方向。社區大學如何主導議題討論、如何集結大眾的聲音，這些都是社區大學在公民社會實踐過程中的挑戰。

(三)建立公民社會的困境與改進建議

就目前社區大學的發展過程而論，公民社會的理想並不僅止於表面的觀

念學習或活動參與而已，更重要的是多元的論述內容及參與空間，甚至是主動和執著的實踐過程。受訪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如果以「建立公民社會」來看的話，其實有點沒辦法去說明，真的很直接看到開的課程和這些到底跟這個有沒有有一些直接的關係啦！因為我們比較強調是說，目前社大的重點不是說課程內容，而是方法論。
(A1)

我覺得因為黃武雄教授剛喊出來這樣，很多社大其實還是實驗的性質，很多社大邀請有教學經驗的學院的教授來兼課，他們說那是知識解放，有那個課群，我覺得是有。不過，那個時候的階段是有一些距離。那以現在來看，我覺得現在社大如果說是達到或建立公民社會是一個目標來說，我覺得還做不到十分之一的成效。(A6)

如果這麼容易就溝通完了，那麼社區大學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而這些東西，補習班也就可以做了。因此，它是需要長期的、投入關心和建立感情的（搏感情），和社區持續互動。(A1)

我覺得全臺灣的社區大學都在「消費在地」，他可能講了十年、二十年還是可能一直在講這些東西，說「我們要做這一塊」、「我們要做這一塊」。社區大學應該還有另一塊，社區大學應該要發展地方學，發展 know-how，或者課程。社區大學應該嘗試著跟國際接觸，反正現在是地球村嘛！它應該要有一些交流的可能性，要有一些變革，甚至帶入新生命的可能性。(A1)

可是社區大學到了十年之後，我們其實是可以跟曾經合作過的夥伴，或者剛剛提到的NPO組織和一些企業或學術單位，我們希望能夠合作，找出共同的 know-how，把他們的強項導入這樣的組織，發展出所謂的「第三社會組織」，讓這樣的原創精神以及我們發展出來的 know-how，能夠把它建置起來。(A1)

所以它有兩個東西，一個是「國際參與」，一個是朝「脈絡化的發

展」。它必須在這個過程中想想看，它可能有些社會責任，譬如說我們人才的培育是什麼。（A1）

學術性的課程和知識性的課程如果能夠加以引導，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可不可能建構一個「臺灣社區大學聯盟」。要發揚社區大學的公民文化，確實，這麼多的成人放下他原來關心的私人領域，而進入公共領域，這個非常不容易。社區大學是否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發展其社會責任和社會目標。（A5）

舉凡政治、經濟、環保、社會、文化與教育等，都是社區大學需要關心和參與的議題範圍，然而，僅靠目前社區大學現有的人力資源品質和相關設施條件，的確很難再進一步有所突破。受訪者指出，目前社區大學在此方面的課程成效並非很好，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社區大學很難在短期內展現這樣的成果；二是師資難覓，學院派的講師無法完全勝任此項工作；三是社區大學和民間社團如NPO等密切合作的程度不夠。

要突破以上這些困境，社區大學必須在實踐公民社會的過程中，透過深入的課程方案，包括深入社區和民眾溝通的方法，也就是發展深入社區、瞭解社區民眾需求的技巧，建立社區意識和社區情感的過程，而不是一般普通的課程，也就是受訪者所指稱的以「地方學」為基礎，從實際操作中建立真正的「know-how」技巧。

此外，受訪者也認為，社區大學的公民社會之關懷應該走出社區、結合民間資源，甚至跟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交流和學習。這種結合資源的方式，其實是補充社區大學的不足，是藉由其他第三部門的管理經驗，協助社區大學發展出know-how的標準化流程，並試著將好的經驗分享給其他的社區大學，讓社區大學更能整合NPO的經營管理經驗，甚至成為有理想和目標的「社會企業」型組織。

綜言之，社區大學需要發展出適當的課程，例如：重新整合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等三種課程，以地方學和實際操作的經驗知識為基礎，從問題發

掘、議題取向、特定學程、各課程之間的橫向連結進行新的組合，讓社區大學的課程結合理論與特定議題，而非目前單純地從學術和非學術性課程的指標來區分。此外，社區大學也需要研發新的教學方法，包括討論、溝通、教育、行銷、結盟、遊說與立法等手段，讓公民社會的建構不是只有理論觀念的探討，更要如前述受訪者所提的志工培訓、社區營造一樣，要從「服務學習」到「行動學習」、從「理念轉型」到「社區行動」，並精通於非營利組織的經營和管理，以發揮民間力量資源整合者的功能，深化公民之社區意識與社區行動，讓社區大學扮演公民社會實踐過程中的領航者角色。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以及前段質性研究結果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四項研究結論。

(一)對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看法

首先，對社區大學的兩大核心理念而言，兩者其實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知識解放偏向「知」的層面，公民社會偏向「行」的層面，受訪者在兩大核心理念的看法上差異不大，均帶有某種程度的知識熱忱和社會改革之理想性。其次，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是引導社區大學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其內涵除了包括尋求知識解放和建立公民社會之外，也融入對弱勢團體的關懷、社區的參與和培力等，這些核心理念大同小異，可採取多元開放的方式發展，允許透過各種實踐經驗和相互討論，以豐富核心理念的內涵。然而，社區大學因為各種內外政治、經濟等環境因素的影響，諸如政府的輔導管理和評鑑政策、市場化的需求與競爭，以及人力的不穩定等因素，而逐漸面臨核心理念的改變，甚至出現扭曲的現象，這些都是社區大學發展上所出現的危機。

(二)對知識解放及其實踐的看法

知識解放首先要從對知識本質的理解，也就是從生活經驗中出發的知識探究，藉由轉譯者來加以處理，以形成學習者的成長和改變，而這種方式包括共讀、討論、反思、質疑、批判等方式，且其中最重要的是針對弱勢者的培力，並可避免知識的壟斷。因此，知識解放在社區大學的實踐經驗不能僅靠學院派的講師，更重要的是諸多來自社區、非營利組織以及實務工作者、志工們的參與。由於他們扮演了知識的中介者和轉譯者的角色，致使知識的學習猶如開啓了成人的創造性智慧，因而使成人得以在知識解放過程中得到喜悅、成長和改變。知識解放是一種知識普及推廣的過程，也是一種科際整合的過程，因此，要重視知識內涵的學習，也要運用各種學術理論和成人教育的方法。

(三)對公民社會及其實踐的看法

公民社會是強調民主、參與、由下而上的精神，重點在鼓勵民眾走出私領域，進入公共範疇的利他主義進行對話、反思和行動，以增進社區意識，促進社會凝聚與進步的過程。然而，建構公民社會除了要主動、積極地建立論述平臺之外，也要發展國內和國際的不同交流機會，結合非營利組織與民間資源，共同開創互信、互享的生活空間。公民社會的實踐不是一種表面的參與，更是一種理念的改變和行動的實踐，甚至是社會環境的改變，公民社會最終展現了公民共和、自由、社群和多元文化的理念。

(四)核心理念實踐的困境與改善之道

有關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發展時間太短，難以彰顯成效；二是方法不足，難以精準落實理念；三是師資難覓，無法找到足夠的適當專才。首先，在知識解放方面，若只靠學院派講師很難勝任此項工作，而轉譯的講師和人才目前卻不足，改善之道還是要回歸成人學習的本質與知識討論的方法，在社區大學目前的三大類課程（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方面進行省思和重組，融入包括經驗學習、自我導向學習、轉化學習、對話教育等方法的操作，讓生活、經驗與學習合而為一，並從實踐過程

中培養轉譯的模式與轉譯的人才。其次，在建立公民社會方面，不能只靠表面的社區參與，而應該從批判思考、社區行動與對話學習之中建立公民對話的平臺。總之，社區大學在短期內很難推展這些成果，加以受挫於諸多政治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甚至是評鑑方法愈來愈制式化，以致於容易影響社區大學的正常發展，因此，改善之道在於社區大學要針對自己的核心理念與發展目標，進行獨特方法的探討和研發。而政府部門則應該提供社區大學穩定成長的法令和環境保障。

二、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五項建議。

(一) 重塑社區大學的核心理念

鼓勵社區大學的倡導者、參與者和教師學員等，以公開和開放的方法，進行社區大學核心理念的論辯和再檢證，除了以知識解放和建立公民社會之外，其他次要理念也可以考慮融入。而在整個社區大學的推動上面，則可以有更系統性的思考。換句話說，從核心理念出發，它可以是一種從理論到策略、從策略到方法、從方法到實踐經驗的過程，這種一一檢視的過程，可以做為社區大學重新定位的依據。

(二) 修正社區大學的課程分類構想

目前社區大學的課程架構似乎硬把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等三類課程劃分得有些僵化，以致於各社區大學在開設課程時，為了應付行政單位的管理、補助和評鑑制度，往往使得社區大學的課程和教學本質被扭曲。因此，社區大學應該針對此三類課程重新思考其分類，也就是從自然、人文、社會或社會相關議題及學科領域做為分類的架構，並將學術、社團及生活藝能之主要價值理念和教學方法或特點融入其中。

(三) 研發指導社區大學發展的模式和架構

社區大學的發展不是一蹴可幾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會水到渠成的，這些都需要社區大學工作者本身的自覺、相關法令和行政管理的配合，以及學

術研究領域的支持才行。也就是說，社區大學從非正式到正式組織的發展，從學習組織到學習機構的建構過程之中，是從零星到統整、從單一到多元、從簡單到複雜、從普通到精緻的演變，從量變到質變的展現，社區大學不應該無限制地擴張，而應該有一個最適當的發展模式和架構。任何新設的社區大學不必重複浪費人力、物力，或者重蹈覆轍，而應該汲取先前社區大學的發展經驗，甚至和相關社區大學開展適當的合作和結盟機會。

(四)改善社區大學的評鑑方式

社區大學的評鑑方式有諸多待改善之處，除了前述之欠缺理論邏輯的課程分類標準要先解決之外，最主要的問題是很容易藉由幾項表面的敘述就決定社區大學的優劣，形成形式主義的弊端。因此，應該深究社區大學落實核心理念的精髓與否，並分階段和標準進行評鑑，重視過程式的評鑑和多面向的評鑑資料之檢核，才不會因為行政管制和評鑑制度而扼殺了社區大學正常發展的機會。

(五)提升社區大學的研究發展能力

社區大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因為數量成長太快、經費等資源有限，以致於出現近年來資源稀釋或者資源浪費等現象，這對社區大學的發展相當不利。為了社區大學的永續發展，可以結合相關學者以及社區大學本身的優勢資源，針對社區大學的發展型態、課程與教學、人力培訓、志工成長等領域，進行有效的研究發展和人力訓練，讓社區大學的理念、策略和實踐方法可以成為獨特而有價值的知識，提升社區大學在知識研究方面的專業素質，以及課程教學方面的實際成效。

誌謝：由於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使本論文更加完善，也讓研究者獲益良多，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秋絨（1990）。弗雷勒批判的成人教學模式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江明修、陳定銘（2001）。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之建構——以社區大學運動為例。社會文化學報，12，15-43。
- 吳維寧（2000）。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以解嚴後民間教改運動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沈宗瑞（2001）。我國社區大學發展方向與相關課題之比較研究——以1999年以前成立之十所社區大學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9-2518-5-007-002）。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林孝信（2000）。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載於臺北市教育局（主編），臺北市社區大學教學理念與實務運作（一）（頁3-12）。臺北市：編者。
- 林振春（2001）。社區大學的危機與挑戰。社教雙月刊，106，41-44。
- 邱天助（1992）。女性主義教育學與Mezirow的觀點轉換學習。載於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婦女教育（頁197-215）。臺北市：師大書苑。
- 唐光華（2007）。社大面臨的嚴峻挑戰。通識在線，8，21-22。
- 張秀雄（1999）。建構適合臺灣社會的公民資格觀。公民訓育學報，8，99-122。
- 張德永（2001）。社區大學：理論與實踐。臺北市：師大書苑。
- 張德永（2005）。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的觀察與省思。臺北市：師大書苑。
- 張德永、黃芳銘、陳儀蓉（2008）。學習動機與社會資本對社區大學成人學

- 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10，1-45。
- 教育部（2006）。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及其相關團體要點。
- 梅高文（1995）。公共行政「公正問題」與「能力問題」之研究——Habermas公共領域理論的觀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許文傑（1999）。公共參與與公共行政之理論與實踐：公民性政府的理想型建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陳定銘（2001）。臺灣社區大學之研究——公民社會建構與終身學習政策的實踐。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陳忠信（1999）。臺灣社會傳統與現代因素的競賽：公民社會出現了嗎？載於時報文教基金會（主編），邁向公與義的社會（下）——對二十一世紀臺灣永續經營的主張（頁18-32）。臺北市：時報文化。
- 游欣儀（2003）。臺北市社區大學學員公民意識、公民參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黃武雄（2000）。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載於臺北市教育局（主編），臺北市社區大學教學理念與運作實務（一）（頁85-102）。臺北市：編者。
- 黃武雄（2004）。我們為什麼要辦社區大學？：地方政府設置社淤大學計畫通案。載於顧忠華（主編），成人的夏山學校：社區大學文獻選輯（一）（頁28）。臺北市：左岸文化。
- 黃武雄（2008）。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載於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主編），2008社區大學十年有成研討會會議手冊（頁4-9）。臺北市：編者。
- 黃泰山（2002）。知識解放的兩條路線。2008年12月1日，取自<http://www.napcu.org.tw/>
- 臺北縣教育局（2007）。臺北縣社區大學評鑑表。臺北縣：作者。
- 魏銀河（2002）。台南市社區大學學員學習滿意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顧忠華（1997）。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教育資料文摘，234，86-88。

顧忠華（2000）。臺灣「第三部門」的形成及其對「社會自治」的影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NSC89-2412-H004-008）。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

顧忠華（2006）。社區大學的現狀與挑戰。文訊，245，39-42。

（二）英文部分

Johnson, J. M. (2002). In-depth interviewing. In Jaber F. Gubrium & James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pp. 103-119). London: Sage.

Minichiello, V., Aroni, R., Timewell, E., & Alexander, L. (1996). *In Depth interviewing* (2nd ed.) South Melbourne: Addison Wesley Longman Australia Pty Limited.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Connell, B. (1999). *Civil society: The underpinnings of American democracy*.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